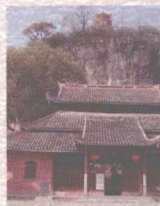


刘大可◎著

中心与边缘 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

The Centre and the Margin:
the Living World of the Hakkas Popula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心与边缘

*The Centre and the Margin:
the Living World of the Hakas Populace*

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

刘大可◎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刘大可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2（2013.4重印）

ISBN 978-7-5097-4215-0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客家—民族文化—调查研究—福建省
IV. ①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5172号

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

著 者 / 刘大可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周 琼 单远举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甄 飞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9.5

版 次 / 2012年12月第1版

字 数 / 516千字

印 次 / 2013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215-0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汪毅夫

从1995年开始，大可一直在其家乡闽西武平县北部的64个村落从事田野调查研究，到2002年8月撰成《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一书，作为“传统客家社会丛书”的一本，由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联合出版。该书出版后，大可每年都还抽出一定时间对这个社区进行追踪调查，不断有新的收获。从2009年起，他在原有基础上又继续深化和完善，发展成现在的皇皇巨著《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

《中心与边缘：客家民众的生活世界》一书，始终围绕着“中心与边缘”这一主题展开。大可一直认为，中心与边缘是相对的，昔日的边缘可能是今日的中心，而今日的中心亦可能是明日的边缘。学术研究是如此，社会实际亦是如此。就学术研究而言，大可当年从事的村落社会、客家、闽台文化等领域当属十分边缘的问题，有人曾担心他的学术研究会走进死胡同。时过境迁，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和两岸关系的发展以及闽台族群关系的不断彰显，这些领域都成了今日的显学。就研究对象而言，都市社会急剧变迁，昔日主流社会的种种现象在今日的都市早已不复存在，而恰恰仍然保存在今日的边缘地区

或边缘社会里。加强对边缘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认识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有关边缘的问题，应特别注意边缘地区及边缘地区中的边缘村落、边缘人群的调查研究。事实上，当年大可醉心的武北偏僻村落，现已成为武平通往长汀的交通要道，规划中还有两条高速公路分别通往江西和长汀。

在本书中，传统武北村落社会的中心是指巨姓大族，如湘湖、湘村两支不同来源的刘氏；边缘则是指小姓弱房，如礪迳高氏、邓坑邓氏等。武北村落地理的中心是指河流交汇之地的墟市，如桃溪、小澜两村；边缘则是指与相邻社区交界的边缘村落，如店厦村、梁山村。因此，本书在编排方面，先论巨姓大族，包括湘村的宗族社会与文化、湘湖刘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两节；次述小姓村落，包括礪迳高氏的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邓坑邓氏的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两节；然后是墟市与中心地域研究，包括桃溪村的宗族、经济与社会生活以及小澜村的宗族、经济与神明崇拜两节；接着是边缘村落研究，包括店厦村多姓聚居区的冲突与共存、梁山村多姓聚居区的生存形态两节。一中心、一边缘，形成鲜明对照。通过中心与边缘的对比研究，系统完整地展现了日渐消失的传统客家村落社会生活。

此外，本书还专列“客家与畬族的关系”一章，包括武北蓝氏的宗族与文化、武北钟氏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发展两节，对武北的蓝氏、钟氏进行了系统完整的“民族志”深度描述。蓝氏和钟氏就全国范围而言，当属少数民族姓氏，而在闽西客家地区特别是武北村落却是主流姓氏、主流人群，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大可一贯坚持的“中心与边缘是相对的”之说。

本书在利用资料方面，“中心与边缘相对之说”就更为明显。历

史学出身的学者往往十分重视官修文献、档案史料，这些资料被称为“关键史料”“核心史料”，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民间社会，特别是偏僻边缘的村落社会，因其民间性、基层性和草根性等特征，历史的真相很难通过官修文献得到了解，如同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粉饰太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因此，研究民间社会、村落社会，官修文献不仅少，而且未必更可靠。大可在本书中既重视人们常说的官修文献等“中心史料”“核心史料”，更注重深入前人没有或很少进入的现场，进行观察、参与、访谈、体验与感悟，搜集了大量被常人认为的边缘资料——族谱、碑刻、笔记杂录和口头传说，这些资料反而构成了全书的“中心资料”和“关键资料”。官修文献、民间文献、口头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资料的多层参照，从而更有可能把握村落社会的整体，颇具贯通历史与现实的眼光。

以边缘的资料支撑边缘问题研究，思维之光照射着一片朦胧的未知领域，必然催生出前沿的学术成果。书中通过对相对独特的地理与社会单元——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用翔实的资料对武北宗族的形成、发展及其组织、祖先崇拜、神明信仰、婚丧节庆、墟市的设立与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一部研究客家社会的优秀论著。厦门大学郭志超教授在评价《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一书时曾说：“该书是关于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历史文化调研的专著。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人类学，以县区的某个大于乡的地域作为调查单位，尚未见。作者将一系列的村落调查贯通起来，整合为‘武

北’这一文化区域的全貌。此外，通过类型学分析，使具象事实上升到理性认识乃至理论概括。书中对巨姓大族、小姓村落、墟市与中心地域以及边缘村落的调研，以大观小，由小见大。可以很肯定地说，《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一书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对于非行政区域单位和超社区的文化地域调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不仅如此，书中关于客家与畬族关系的新描述也体现了作者“以宏观驾驭微观，又以微观折射宏观”的前沿成果，如作为“钟半县”的武平钟氏，其早期历史一方面具有畬族文化的色彩，如“天葬风水”的传说、马氏祖婆等女性祖先崇拜的遗迹、七子散汀州的故事等；另一方面又具有汉族客家开基始祖的典型模式，如十四子逃难迁徙他方的族谱记载、千家坪始迁地的口头传说、第九十六世至九十九世有一段“男称郎，女称娘”的宗族朦胧时期，等等。凡此，都说明了武平钟氏作为畬族“女婿”徘徊于汉族与畬族之间的特殊角色。这种从学科边缘与交叉的角度去看待地域族群各种文化现象的方法，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

大可春秋四十有四，年富力强，精力更是超群。日前，我听说他将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著名女性社会学家王金玲研究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研究员共同开展闽台地域特殊女性人群如“女五老人员”、惠安女、“铜钵寡妇”、“大陆新娘”、福佬妈、“万八嫂”、“明溪少妇”、客家妇女的口述史研究。这是一项极具学术价值而又极富学术魅力的研究课题，他日大业若成，其影响又岂止“客家”一隅？大可勉旃！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巨姓大族	74
第一节 湘村的宗族社会与文化	74
第二节 湘湖刘氏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124
第二章 小姓村落	167
第一节 礅迳高氏的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	167
第二节 邓坑邓氏的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	192
第三章 墟市与中心地域	218
第一节 桃溪村的宗族、经济与社会生活	218
第二节 小澜村的宗族、经济与神明崇拜	247
第四章 边缘村落	286
第一节 店厦村多姓聚居区的冲突与共存	286
第二节 梁山村杂姓聚居区的生存形态	315
第五章 客家与畬族的关系	344
第一节 武北蓝氏的宗族与文化	344
第二节 武北钟氏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发展	412
田野调查主要报告人	446
主要参考文献	451
后 记	462

绪 论

本书考察的范围是客家地区的一个特定社区——闽西武平县的北部（习惯上称之为“武北”），之所以选择武北作为考察的对象，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受武夷山脉走向的影响，在武平县城以北约 10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名叫“当风岭”的高山。这座高山使得传统时期的武平县南北交通困难，声息不畅，也使得武北地区长期处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在武北地区内部，不仅自然—生态条件大体相同，而且同属于汀江支流桃澜河流域，而长期的历史发展又使该地区内部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经济水平接近，社会风俗相似，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因此，该地区被人们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社区。

第二，文化上的整体性。以往人类学家在一个地点长期居住，参与观察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撰写详尽的报告，但是详细的现实描述往往忽略了对历史渊源和地理环境的探索；而历史学家对某个朝代的某个府、州、县大范围的历史规律研究却又忽视了对村落社区的探讨。以县、乡为考察研究单位结合了前面两者的长处，但在特定地区又容易割裂村落社区之间历史、文化、地理的有机联系。本书在研究对象上居于县与乡的中间，同时兼顾历史、文化、地理的整体性。

第三，填补研究对象的空白。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大都以具体的村落为考察对象，而历史学家则以府、州、县以上的大范围作为研究对象。近年来劳格文（Jhon Lagerwey）和杨彦杰两位先生创造性地以“乡”为考察研究单位，^①

^① 劳格文：《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与原动力》（未刊稿）。

在学理上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武北及类武北社区则是介于“乡”与“县”之间，也有助于从一个角度填补前人研究所留下的空白。以这种特定社区为考察对象，一方面比较容易理解各个乡村在社会、经济、宗教网络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属于一个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在研究过程中可望做到地毯式的田野调查，尽可能地避免以偏概全的失误。

第四，研究的便利。武北是笔者的家乡，尽管人类学界许多人不赞成研究者研究母文化，而提倡研究异文化，但就笔者而言，“母文化”和“异文化”都是相对的。一方面，笔者生长在武北，对武北的山山水水、人情世故比较熟悉，从这个意义上说武北是笔者的“母文化”，武北以外的文化属于“异文化”。但另一方面，笔者13岁后就长期在外地求学和工作，这个“外地”既包括武北以外的武平县城，也包括武平县以外的福州、扬州、杭州等地，长期在外地生活也使笔者对这些“异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反过来对“母文化”有了一定的陌生感。这种经历，使笔者在考察、研究的过程中有着多方面的优势，既能发挥母文化的优势，诸如会讲客家话，能迅速进入研究角色，准确感悟当地人的心态等，又能从异文化的角度观察当地社会，这就为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深度的描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1995年冬天开始，笔者在劳格文、杨彦杰两位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对武北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笔者首先与父亲刘文波先生对家乡——大禾乡湘村村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撰写出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报告，^①接着沿河流而下，调查了贡厦、桃溪、亭头、小澜、店厦等村，随后又调查了武北最大的两个姓氏蓝姓、刘姓的祖居地和聚居区大禾、龙坑、湘湖三村，以及蓝姓的几个聚居地源头、江坑、中湍、湘坑坝等村。在这些村落调查完成之后，发现前面的调查过多地偏重于所谓的核心与主流，而忽视了边缘性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的边缘——小姓人的生存状态和地理的边缘——武北与毗邻社区交界的村落状况，于是又增加了小姓人居住的村落小坪坑、邓坑、礞迳、鲁溪、流坊、三背、白竹等村落和武北的边缘村落梁山、孔厦、贤坑等村落的调查。此外，我们还到武北定光古佛信仰中心之一的昭信、湘坑等村和与武北钟氏密切相关的长汀县苦竹山、武平县象洞乡沾阳村作了短暂的调查。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本书无法将所有武北村

① 刘大可、刘文波：《武北湘村的宗族社会与文化》，载杨彦杰主编《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7。

下由风吹帽崇过峡，左出耸特者，梁野山也。由梁野山分歧，左趋为阳城、塔里、章风垵，再东趋则由亭头、浩甲以入杭界。”“若北区由会昌西出之山，由官丰隘崇而南至昭信堡。其村落之者，甜头、昭信、下陂、射斗坑也。”^①

虽然受山脉走向的影响，“水流四布而泛滥”，但最终都汇入汀江河。民国《武平县志》记载：“按邑图，北区之水数处，源远未分。若湘湖、小溪桥，则东流经大坝、七里、店厦，与汀河汇而赴杭。北区贤坑之水，经平坑、湘村，合上湖、龙坑、大禾、露溪，入于桃溪。北区昭信之水，曲折二十里，经帽村、中湍，入亭头，合塔里、江子口水，合于桃溪，其流始大，深可通舟。经陂磔口，则浩甲、大水坑水入之，以达小澜，出河口，汇汀河入杭……其南路因桑子崇、老罗崇、驰马崇及风吹帽、梁野山等，崇峰巨嶂，若限南北。故诸山以上及诸山以西之水，皆遏之东北趋，而合桃溪，转而南入汀河云。”^②由此可见，武北境内溪流密布，且均属汀江水系，其中店厦、桃溪、亭头、小澜等为河流的重要交汇之地。

群山围困，水网密布，使得武北地区地貌类型复杂，山地、丘陵、盆地互相交错，成为一个典型的以林粮为主的农业区。林地土壤的母岩多为砂质岩，并以黄红壤、红壤为主，土层较厚，有机质含量高。耕地土壤以潴育型水稻土占多数，其次为潜育型和渗育型，有机质含量较丰富。该地区因山地面积大、森林资源丰富而成为全县的主要林区，又因耕地少、复种指数和单产低而成为全县农业产量较低的地区。

武北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冬半年多吹偏北风，夏半年多吹偏南风，秋温高于春温，气温日差较小。具有四季分明，夏长冬短，雨量充沛而集中，干湿季节明显等特征。按照气候学上采用候平均气温划分四季，本区则春季于2月中旬开始，历时80天左右；夏季于5月上旬开始，历时160天左右；秋季于10月上旬开始，历时80天左右；冬季于12月下旬开始，历时45天左右。夏季长达5个月，冬季仅有2个月左右，而春秋各有80天左右。全年平均气温为17.5~18℃，最热天气出现在7月，月平均气温为25.5~27.5℃；最冷天气出现在1月，月平均气温为6.5~9.9℃。霜期为110~125天，无霜期为250天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① 丘复主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67~68页。

② 丘复主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69页。

1638.4 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 4~6 月,其次是 7~9 月,在此期间多有暴雨或大雨出现。尤其是 4~6 月,阴雨连绵,降水量占全年的 49% 左右。而 10 月至次年 2 月则为干季,其降水量只占全年的 10% 左右。^① 由于本区地处丘陵山地,受地形影响,气候随海拔高度的变化有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大致海拔每升高 100 米,气温下降 0.51℃,降水量随高度的升高有增加的趋势,空气湿度亦随之增大,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各种林木的生长。

因武北森林覆盖率较高,雨量充沛,故水资源亦较丰富。境内溪流纵横,水系发育,且均属汀江河水系桃澜河干流,具有山地性河流的水文特征,多年平均径流深 933.91 毫米,多年平均径流量 6.79121 亿立方米,平均每平方公里径流量 93.39 万立方米。^② 桃澜河干流再细分,则有湘店溪、大禾溪、永平溪、帽村溪、浩甲溪等多条支流,其中前面四条溪流流域面积都在 50 平方公里以上。

关于武北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情况,以民国为界,此前资料十分短缺,此后则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民国以前的自然灾害情况,由于记载过于简单,先不论述。从民国以来的记载看,全县共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 93 起,其中指明武北或武北地区乡镇的有 19 起,占 20.4%,低于全县的平均值。虽然许多全县性的灾害也与武北相关,但这种情况武北受灾相对较轻。实际上,就全县而言,尽管年年有灾害,但一般程度较轻。地震级别都较低,仅有震感而已,破坏性很小。旱、涝、冰雹、强雷、暴风虽然几乎每年都有出现,但大的灾害并不常见,且大多出现在局部地区。由于气候、生态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以此类推,宋元至民国时期,武北的自然灾害也不会特别严重,从而保证了传统社会缓慢而持续的发展。

康熙《武平县志》和民国《武平县志》在记载全县物产时曾先后说,“疆圉饶瘠,物产稀有”^③,“僻处山陬,物产不丰。”^④ 但实际上武平县的森林资源、动植物资源及矿产资源都比较丰富。只不过当时没有很好地利用和开采,或尚未被发现。具体到武北也同样如此。刘光第《湘坑湖记》在记载武北湘湖村物产时说:“其地丰山而膏于水,饶材木、竹林、纸、铎。其树多楠、松、杉、木荷、楮、橡、棕榈而少柏。其谷晚稻、稜禾,少菽麦。

① 福建省武平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武平县农业区划报告汇编》,1986,第 79~84 页。

② 福建省武平县农业区划办公室编《武平县农业区划报告汇编》,1986,第 40 页。

③ (清)赵良生重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 35 页。

④ 丘复主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 142 页。

其瑞香、梔子、兰蕙。其家畜也重鸡而轻鹜，奇羊而易豕，贵鱼而贱兔；有秦牛，无水牛。其山有虎、有豺、有獭、有狼、有狐狸、土狢而少豹；有野猪，多有豪猪射人；有雉，亦有虎，难食人。野猪酷害种植，亦伤人，然不食人。”^① 从这简单的罗列中，就可见武北的资源并不缺乏，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就武北的主要物产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发现共有人们比较熟知的谷物类 30 种、蔬菜类 35 种、果物类 34 种、花草类 53 种、中药类 45 种、竹木类 35 种、家畜类 12 种、虫鱼鸟兽类 91 种、货物类 23 种。

不难发现，这些物产是由武北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而这些物产又决定了武北村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基本格局。因此，自然条件是生产地理分工的自然因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物产必然互相流动，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地理分工。如武北丰富的森林资源，使武北的大部分村落成为重要的林区，也使得武北的墟市成为木材交易的重要场所，而墟市所在的村落则产生了大量蜚声汀江流域的木排工人，从而形成围绕林业的经济区。可见，自然条件对武北村落经济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武北地处群山环抱之中，所以在 1949 年前陆路交通甚为困难，虽然各种类型的道路形成网络，但崎岖难走，极为不便。往北经黄公寨“修阻二十余里”可达长汀县；往南经当风岭、风吹帽则可通县城。康熙《武平县志》载：“当峰岭，在县北三十里。凿石为路，长五里。接长汀、永平寨。”^② 民国《武平县志》也载：“当风岭、风吹帽，县北三十里，凿石通路，山谷崎岖。上通永平寨、帽村，以达北区之大禾、亭头、桃溪，以此为正路。”^③ 往东经章枫凹到达中堡章枫里，间接可通上杭；往西则越马峰凹，一路往小密等乡，另一路则取道至江西官丰，达会昌。

在武北境内，亦多高山，仅记载就有高云山、云霄寨、天门山、鸡笼山、驰马崇、桑子崇、老罗崇等，但实际上武北的村落都四面环山，交通极不方便，民国《武平县志》载：“（驰马崇、桑子崇、老罗崇）三崇蜿蜒，高耸入云，为北路要隘。山高谷深，丛林密箐，周四十里罕有居人，路苦之。邑北之人，以山川阻隔，风气古朴。其交通以山货至桃溪入口。居民以交通不便，有老未识邑城者”，^④ 足见交通之闭塞。

① 刘光第：《湘坑湖记》，载《武平文史资料》第九集，第 31 页。

② （清）赵良生重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 25 页。

③ 丘复主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 72 页。

④ 丘复主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 72 页。

相对而言，武北的水路交通却比较发达。如前所述，武北全域众水归流，汇集于桃澜河，经桃澜河入汀江可达上杭、峰市，甚至广东的潮州、汕头，形成一个天然而完整的水道交通网，“故桃溪之舟，得运上杭盐货，以供北区之需要；北区之粗纸与谷，亦颇不少”；“故舟楫之利，北则小澜河，可以舟通杭交易……其稍利于运木到潮者，则桃澜河……”。^① 这张水道交通网辐射了武北的大多数村落，如：

永平溪，源于当风岭北麓龙尾窖，经田背、岗背、杭背等村落流入帽村河。

孔厦溪，源于梁野山北麓罗斗坑，经梁山、孔厦、塔里、亭头等村落入桃澜河。

帽村河，源于昭信、唐屋的龙归礫、王龙山、南岭，经昭信、唐屋等村落，于雷打石汇勾坑、恬下等村落之水，东趋帽村汇板寮南下小溪及永平之水，经中湍、兰家地等村落再汇新田、田雁等村之流，经亭头汇入孔厦溪，再经新礫、礫下等村落注入桃澜河。

湘店河，源于武平最北端的龙归礫，经湘洋、尧山、三河、白竹陂、泉坑背等村落入桃澜河。

七里溪，源于石子岭下，经上七里、下七里、店下等村落入桃澜河。

桃澜河，源于大禾贤坑的桐子坑，经贤坑北趋帽布等村落，折东北与坪坑岭脚下，梅子坝南流之水汇合，经大沛、大禾等村落东流，又汇下湖、大礫二村之流水经湘村、贡厦、鲁溪等村落，再汇源于凹坑，入洋畲、湘坑等村落之溪流，经桃溪总汇武北诸溪流，流经小澜，在河口注汀江入上杭境。

武北相对便利的水上交通，多少弥补了陆上交通的不足，使武北的对外经济交往在传统社会下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汀江河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武北的社会经济与长汀、上杭二县联系十分密切。相对而言，与本县县城及其他地区的联系则比较缺乏，反映在文化上也是如此，这在下面的各节中将会被反复提及。

^① 丘复主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69~71页。

二

武北虽然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但早在宋代就已纳入国家政权的管辖范围。南宋胡太初修《临汀志》记武北行政组织时说：“永宁乡，在武平县北，管保七：七里保、相坑保、露溪保、亭头保、象村保、大禾保、招信保。”^① 康熙《武平县志》也记载：“按旧志：宋分七乡，统十七里十三保”，其中“县北曰永宁乡，统湘坑、七里、露溪、亭头、象村、大禾、招信七保。”^② 可见至迟在南宋，武北地区就已经纳入国家政权管辖范围。

明初对全国的基层政权实行改革，据《明史》记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③ 武平县亦于同年奉命改革，但实行的是里图制，^④ 全县分为七里，统图二十三。后来因人户凋耗，至景泰年间，减为统图十九。正德十年，增设岩前里一图，共八里，统图二十。这时的武北村落分属大湘亭里和信顺团里，其中，大湘亭里（统图二）所辖村落全部为武北村落，而信顺团里（统图三）只有信一图属于武北村落，现分列如下：

大湘亭里，统二图、二十个村落，均为武北村落：水湖、田里、邓坑头、大禾、小澜、五潭、演里、龙坑、湘坑湖、冷水、露溪、磴下、象村、上湖、下湖、源头、上吴、板寮、大湘坑、七里河口。

信顺团里，统三图、二十个村落，属武北村落的有信一图村落：梁山、帽村、永平寨、磴下、招信、塘尾、南坑、钩坑、陂下、聒头。^⑤

①（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页。

②（清）赵良生重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6页。

③《明史》卷77，《食货》一。

④里图制虽以课取赋役为宗旨，但实际上已成为乡村基层行政机构。有论者将图等同于里（如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第138页），不确。

⑤（清）赵良生重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7页。

有清一代，武平的基层行政组织承续明代而未改。民国后，将全县分为十七区，武北则分为永平、桃溪、湘湖三区，称作北三区。村落有：

属永平区的：永平寨、杭背、帽村、风吹帽、梁山、孔下、牛姆窝、羊城、塔里、上湍、下陂、礑背、老斗坑、上坪、谷敷、小溪池、高坑、湍下、雷打石、龙尾凹。

属桃溪区的：桃溪、亭头、定坊、中湍、田雁、钩坑、水湖、大布村、浩甲、江坑、源头、龙坑、冷水、湖背、贤坑、邓坑头、甜头、田里、上梧、帽布、山头、平坑、大禾、礑迳、个竹、湘村、下陂、贡市、露溪、粟坑、演里、湘坑坝、黄屋塘、牛皮湍、大瑞坑、上湖、下湖、五潭、射斗坑、瑶下、昭信、唐屋、龙归礑、老鸦山、上下圳、陈里镜。

属湘湖区的：湘坑湖、大湘坑、小湘坑、洋畲、大洋泉、尧里、大溪桥、高园地、彭屋迳、林禾地、段头、朱廖坪、横坑、郑屋段、泉坑背、七里、大化、白竹陂、流芳、店厦、吴潭、罗屋、小澜、河口。^①

其后，武平县基层行政组织屡有变更，但实行时间都不长久。1940年前后，又将全县分为四区，把原武北永平、桃溪、湘湖三区合并为第四区，区署设桃溪。第四区下设永信乡、湘澜乡、大溪乡三乡。乡下设保，分别为：

永信乡：田背保、岗背保、杭背保、梁山保、溪岭保、湖屋保、帽村保、霞瑶保、钩坑保、小密保、恬头保、昭信保、唐屋保。

湘澜乡：大化保、吴河保、七里保、湘东保、大尧保、湘湖一保、湘湖二保、湘湖三保、浩塘保、浩甲保、河东保。

大溪乡：桃溪一保、桃溪二保、大瑞保、亭头保、田坑保、鲁溪保、湘里保、湘坑保、湘贡保、中湍保、瑞湖保、上源保、大禾一保、大禾二保、湘村保、坪坑保、邓坑保、贤坑保。^②

① 丘复主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6，第52页。

② 《武平县各乡物产调查及保甲户口调查乡地图等资料》（民国30年），武平县档案馆全宗号62，案卷号149。